

HUAJUWENXUE
YANJIU



话剧文学
研究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

话剧文学研究

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编

话剧文学研究 (第一辑)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市 彩 虹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203,000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0.75插页2

1987年9月 北京第1版 1987年9月 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(压膜) 1—950册

书 号 8069·1128 定 价 2.20 元

出版说明

在隆重纪念话剧运动八十年之际，《话剧文学研究》（丛刊）与读者见面了。

八十年来，中国话剧文学，硕果累累，涌现了一大批驰誉中外的话剧作家、作品，各种风格、各种流派竞相争艳，成为现代、当代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同时，话剧文学的发展，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复杂的历程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。但是，长期以来，话剧文学研究，落后于创作实践。尤其是近几年来，话剧艺术面临着事关本身命运的许多新的现象、新的问题，都还没有来得及从理论到实践加以全面的、系统的、扎实的研究。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的需要，促进话剧艺术在新时期得到新的发展，我们特意开辟了这一新的话剧文学研究的园地。我们热情地欢迎从事话剧文学研究的专家、学者以及话剧文学爱好者在这块园地里自由耕耘。

《话剧文学研究》将不定期地发表有关戏剧美学，戏剧理论思潮，话剧编剧理论与技巧，话剧作家、作品及其风格、流派，话剧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。文章力求做到观

点鲜明，论据充分，引文准确，文字精炼，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和革新。

《话剧文学研究》将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，贯彻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和争鸣。特别欢迎专家、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对当前话剧文学领域里出现的新的趋势、新的思潮、新的问题进行探索、研究。

我们恳切地希望广大戏剧工作者、读者关心、爱护这块园地，都来做育苗护花的园丁。

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开创话剧文学研究的新局面

——在中国话剧文学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

(代序)

陈瘦竹

去年年底，一些热心于中国话剧文学研究的同志，建议召开中国话剧文学学术讨论会，并同时建立相应的学术团体。这一建议，立即得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的热情支持，得到前辈话剧文学研究的专家、学者以及许多话剧文学研究者的热烈响应。今年三月，中央戏剧学院、北京大学、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苏州大学、南开大学、上海戏剧学院、中国剧协戏剧理论研究室、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、中国戏剧出版社、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单位发起，在北京召开了筹备会议，成立了“中国话剧文学学术讨论会、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筹备组”。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，终于实现了召开我国第一次话剧文学学术讨论会的愿望，值得我们热烈庆贺！

中国话剧，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，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。前辈话剧作家、艺术家，历尽艰辛，勇于开拓，勤奋耕耘，使话剧这朵灿烂的鲜花，在我国文艺百花园里

大放异彩。它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

七十多年来，在我国话剧文学史上，出现了一大批令人敬仰的话剧作家。他们对中国话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他们的作品以瑰玮多姿的风采，著称于中外剧坛。

解放以来，话剧文学有了新的发展，创作队伍不断扩大，一代话剧新人在迅速成长，作品数量与日俱增，为话剧文学艺术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。但是，我们不能不看到，由于“左”的思想路线的干扰，使话剧文学走了一段曲折而痛苦的历程。尤其在十年浩劫中，话剧文学濒于绝迹灭种的境地。在这些风风雨雨的岁月里，常常由于违背了话剧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，因此产生了不少公式化、概念化的话剧作品，阻碍了话剧文学的健康发展。

随着“四人帮”的垮台，结束了“八亿人民八个戏”的可悲局面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使祖国大地出现一片勃勃的生机。与此同时，也迎来了话剧文学的春天。在短短的几年内，话剧新人新作，如雨后春笋，大量涌现，戏剧理论研究也异常活跃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。可是，当人们还来不及回味的时候，话剧创作又面临着人们预想不到的新的危机，剧场出现门可罗雀的令人忧虑的现象。人们正在思考着、探索着。一些勇敢的中青年剧作家，大胆实践，努力创新，希望能创出一条新路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来。我们热切地期望着他们获得成功。

话剧，作为一个年轻的剧种，短短七十多年的历史，是那样丰富多彩，它所走过的路，又是那样曲折、坎坷。对它的这样不平凡的历史，的确是值得我们话剧文学研究者潜心研究的。

对于中国话剧文学的研究，是伴随着它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渐深入的。数十年来，我们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。尤其在近几年内，有了较大的进展。在新时期里，先后出版了老一辈剧作家的剧作集、剧作选集以及大量当代剧作家的新作品。目前还正在陆续编辑出版老一辈剧作家的研究资料。我们许多话剧文学研究者都参加了这些图书的编辑工作。这些作品和资料的出版，为我们话剧文学的研究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应该说，这是话剧文学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的成果。近几年来，对话剧文学理论的研究，向前跨进了一步，出现了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；对我国著名的话剧作家作品的研究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也有了新的突破。有几部话剧文学方面的学术著作，荣获“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”。没有获奖的著作，也引起了戏剧理论工作者的重视。这是我们话剧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光荣。更令人欣喜的是，我们话剧文学研究的队伍，正在不断扩大，出现了一大批有才华的中青年话剧文学研究者，有的已崭露头角，有的正在向话剧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军。

但是，应该看到，几十年来，话剧文学研究发展缓慢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：第一，话剧创作和艺术实践多，

对理论建设重视不够。第二，长期以来，受“左”的思想的严重影响，使话剧文学研究，不但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，健康地向前发展，促进话剧创作繁荣；而且，那些违背艺术规律的批评，使话剧文学研究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，使话剧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。尽管近几年来有所改观，但是，无论对现代、当代戏剧理论思潮、流派及其发展历史的总结，还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及史料的搜集整理，都还没有认真加以规划，更缺乏具体的实施意见与办法。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，多是囿于对某一作家的作品的单向研究；而很少从整体上进行系统研究，总结其成功和失误的经验教训，找出它自身发展的规律。尤其对当代话剧文学发展的历史和当前话剧文学现状的研究，涉足者更寥寥无几。至今我们还没有出版一部完整的中国话剧史，还没有一个中国话剧文学研究的学术刊物，研究和评论的队伍也比较弱小。这同客观发展的形势是不相适应的。

因此，如何开创中国话剧文学研究的新局面，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。

要提高中国话剧文学研究水平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对基本的戏剧观念进行再认识，在研究方法上也要进行突破和革新。研究中国话剧文学必须着眼于当代，对于当前的话剧“危机”要有紧迫感。在当代话剧文学研究中，也应紧密结合历史的考察，把握住话剧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。同时，对中国话剧文学的研究也应进行比较研究，可以同我国传统的戏曲文学作比较，也可同外国的戏

剧文学作比较，还可进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。为发展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、群众喜爱的新话剧，在理论研究上，贡献我们的力量。

为了加强学术交流，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，不断提高话剧文学研究的水平，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，我们将成立“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”，通过会章，选举会务干事。

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很繁重，需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也很多，但是，只要我们团结一致，同心协力，话剧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一定会到来！

1985年10月7日

目 录

- 开创新话剧文学研究的新局面(代序) 陈瘦竹(1)
- 话剧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 曹禺(1)
- 关于开展话剧文学的研究工作 王璐(5)
- 历史的转折与戏剧的命运 董健(16)
- 论戏剧文学的美学研究 朱株霖(38)
- 关于《中外比较话剧文学史》的构想 田本相(57)
- 论曹禺和奥尼尔 刘珏(69)
- 对老舍、果戈理、马雅可夫斯基讽刺喜剧的比较思考 李振澧(88)
- 论杨绛喜剧的外来影响和民族风格 庄浩然(111)
- “五四”话剧与西方新浪漫主义 胡志毅(129)
- 论郭沫若抗战史剧的审美价值 王文英(150)
- 出色的创作心理论——《雷雨·序》 胡叔和(173)

夏衍戏剧艺术初探	会 林 绍 式	(188)
揭示人物心灵的奥秘	陈 坚	(202)
中国现代喜剧风格论	张 东	(221)
中国话剧批评的回顾与展望	李培澄	(240)
为中国话剧的黎明而呼喊	孙庆升	(262)
舶来品与遗留物	曹晓乔	(287)
中国话剧文学，在新的挑战面前	周安华	(305)
编后记		(330)

话剧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

——在中国话剧文学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

曹 禺

现在，大家都在说戏剧不景气。的确，全国各地不少剧场都出现了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的现象，而此景尤以话剧为甚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的话剧会突然没有观众了呢？

怎样才能门庭若市

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中，话剧是取得了成就的，是有贡献的。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，现在有些话剧的确质量不高，不足以吸引人。究竟怎样才能使话剧“门庭若市”呢？当然，首先要提高演出质量，要写出好本子，拿出好戏来。同时，我们还要重视话剧的普及工作，要花大气力，下苦功夫，扶持各类学校中的业余话剧运动。与我同辈的戏剧家中，多数都是票友——搞业余话剧出身的。现在也应多培养票友。这一点，京戏的情况要比话剧好。我觉得，在学校开展业余话剧活动是很好的辅助教育。

我们不妨尝试一下“开门演剧”的做法，即无偿请人看戏。美国有位戏剧家叫约瑟夫·帕勃（Joseph Papp），他曾在纽约中央公园组织过多次莎士比亚戏剧节，参加演出的都是大导演、名演员。他先在空场子组织演出，不卖票，进去便看，连续数天。市政府被他感动，允许他在公园、教堂举办演剧活动。我曾在纽约见过这个人，他有志气，热情高，理想远大，酷爱话剧事业。他把从事职业话剧赚来的钱都赔在这里，他获得了成功。我们如果也如此诚恳而热情地请人看戏，我们话剧的观众只会日益增多。中国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知话剧为何物，我们要做好这个工作，想办法请他们进剧场，调动其热情，使其上瘾。这要有个潜移默化的过程，就象四川人到上海卖榨菜一样，先是没人买，他们就白送，吃多了自然上瘾，他就不得不狠心掏腰包买了。话剧似乎也可以如此办一下。

切莫图解政策

几十年来，图解政策、台上“训”台下的现象，在我们的话剧舞台上时有出现，这种风气非改不可！话剧绝非只是宣传政治的工具。虽然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，但话剧却不单纯是某种政策的“传声筒”。生活中有些英雄模范的事迹，报刊、电视和广播中都已做过大量的宣传介绍，又硬要写成话剧，还发票组织大家一定要看。这种做法会促使观众对话剧产生反感。“文革”中的一些做法

就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了。听说，有一出写反对走后门的戏，戏并不好看，硬要组织观众来看。观众不愿看，便反锁剧场大门不让走。这种搞法，在最低限度上丧失了戏剧的品格。战争年代出现了歌剧《白毛女》，其影响之大，遍及全国，成为中国戏剧的经典之作。我们的作品要以感人、陶冶人为宗旨，让观众在欣赏中受到教育。周总理说的“寓教育于娱乐之中”便是这个道理。戏剧要给人以高尚的享受。那些拼凑几个形象的“主题先行”的作品，伤害了观众对话剧的感情，这都是对话剧不关心的人做的。

“文革”前也有类似作品，将剧中人物分为两大阵营，非好即坏，两派进行斗争。话剧如若只是单纯地宣传政治的话，观众不如去读报纸，戏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

要丰富和发展戏剧观念

是否允许多种戏剧观念存在？我个人表示赞成。观众是真正的鉴定人，他们喜欢看就演下去，没人看自然就被淘汰了。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搞“一窝蜂”。现实主义是我们的一贯传统，老舍的《茶馆》、《四世同堂》，西德话剧《屠夫》，都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好戏；苏联剧作家阿尔布卓夫的《老式喜剧》最近由中央戏剧学院演出，此剧并非完全现实主义的写法，但我觉得也是一出难得的好戏。戏剧观念需要不断更新，否则戏剧发展便会遇到障碍。但是，也不能把过去的戏剧观都贬得一无是处。要提

倡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戏剧观念。谁是谁非，“观众”与“时间”是最好的裁判。记得那是一九五六年，在北京举办全国话剧汇演，有十来个国家的代表前来观摩。看后他们向我提出疑问，说这些戏象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。这都是公式化、概念化的结果。现在，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提倡创作自由；要深入生活，用自己的理解去反映时代。戏剧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密切相关，我们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，多出人，多出戏，飞速发展的时代需要更多开拓型的戏剧人才。

话剧虽然暂时不景气，但是，危机中会孕育出更加强盛的生机。我感到生机充满了宇宙，豪气充满了人间。话剧艺术又一新时代就要到来了！

1985年10月7日

关于开展话剧文学的研究工作

——在中国话剧文学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

王 璇

对于话剧文学，我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，平时对这方面的问题也考虑得不多。但我觉得开这样一次学术会议很有必要；我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，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。

近年来我们现代文学研究工作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，呈现出一种全面突进的局面。但在全面突进中，仍然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，有一些进展较慢和相对薄弱的环节。就文体的研究而言，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估计：小说研究的队伍最大，成就也最突出；诗歌研究次之；相对地说，戏剧与散文研究要薄弱一些、寂寞一些。正因为如此，参加这次会议的许多同志这些年一直坚守话剧文学的研究阵地，默默耕耘，这种执着追求的精神特别可贵，是我们话剧文学研究工作一定能取得进展的重要保证。现在我就开